



紫金文库

用人生感悟，

艺术瞬间汇集的容量和浓度，

张扬小说的魅力。

有人敲门

刘晶林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刘晶林——著

有人敲门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人敲门 / 刘晶林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068-7056-6

I. ①有… II. ①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8798 号

有人敲门

刘晶林 著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武 斌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245 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7056-6

定 价 65.00 元



目 录

奇 鸟	/ 001
龙卷风	/ 023
奇 袭	/ 039
欲望之海	/ 060
证明二题	/ 073
实 习	/ 107
评 委	/ 118
晒被子	/ 129
物归原主	/ 138
有人敲门	/ 145
两个红萝卜	/ 154
绝 招	/ 164

减 肥	/ 174
意外来客	/ 190
代号罗密欧与朱丽叶	/ 199
小顺子	/ 212
操 练	/ 226
德国钥匙	/ 244
茉莉花开	/ 258
一夜星光	/ 288
帮工队来了	/ 305
万物生长	/ 314
后 记	/ 334

奇 鸟

后来朝阳注意到这一天是整个夏季最闷热的、屈指可数的日子之一。细细想来，好像早就有什么事要发生的那种暗示。吃完早饭，清凉凉的海风便神出鬼没地悄然失踪了，空气接踵而来变得十分浓稠，如同稀饭汁胡乱涂抹在人们的身上，使人的毛孔中争先恐后地钻出了许多黏糊糊的不舒服。这时朝阳觉得胸部被无形绳索捆绑成一只结结实实的粽子，竟有透不过气来的沉重感觉。他走到山坡上，视线在一只栖于枝头耷拉着翅膀张口喘息肚子不停鼓胀的白脸山雀身上稍稍停留片刻，然后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正是在这种时候，朝阳清晰地听到了江一诚副教授看见那只奇鸟时发出的惊呼。

当时江副教授站在离朝阳不远的一丛杂树棵子间，他昂着那颗头发稀疏花白的头颅目光炯炯地巡视着面前广阔的、一览无余的湛

蓝天空。是江副教授寻觅到那只奇鸟，还是那只奇鸟主动进入江副教授手中望远镜那两个圆形镜片罩住的空间，朝阳就知道了。朝阳凭想象得知江副教授的眸子被奇鸟的翅膀轻轻一扇，立即迸射出钢花般美丽闪烁的光亮来。因为那几声“金喉潜鸟”的呼喊，听得出发自江副教授内心深处，具有全身心投入的特殊效果，以至朝阳闻声走到他面前时，只见他泪流满面，不得不暂时放下望远镜，用手背急速地在脸上来回擦拭。

快去，快去告诉李站长，请他派人来帮我抓住那只鸟！江一诚副教授迫不及待地这样说道，那神情显得异常激动。

哪只鸟？朝阳顺着江副教授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远处天幕上有许多飞翔物，不知这位鸟类专家要捉的具体是哪只。这时江副教授把望远镜塞到朝阳的手上，就那只，金色的脖子，直挺挺地朝前伸着，像一只射出的箭。再看那翅膀，扇动得姿势特优秀！

借助望远镜，朝阳一下子就在群鸟中发现了那只与众不同的奇鸟，它的气质是那样的高雅，它的仪表是那样华美。尤其让朝阳惊喜的是，奇鸟好像与他早已熟悉似的，面部表情极为生动地向他微笑着点了点头。这让朝阳很是满意了一阵子。

然而就在朝阳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江一诚副教授迅速摘下他手中的望远镜，拜托了，快去告诉李站长，快去啊！……

朝阳撒腿就朝灯塔站跑去。

李站长率领全岛官兵一共六个人气喘吁吁地赶到那个小山坡的

时候，那只奇鸟正展翅飞临大家的头顶。于是被奇鸟紧紧牵住视线的江一诚副教授暂时顾不上安排大家，仅是竖起一个手指示意不要出声，依旧专心致志地把他那充满渴望的目光义无反顾地抛在空中。

完全是无意识，江一诚副教授的一举一动制造出一种浓郁而神秘的氛围悄然弥漫在大家的心头。人们纷纷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生怕稍有什么疏忽带来声响惊走了在头顶悠然盘旋的稀世珍鸟。

那只奇鸟旁若无人地在大家的头顶上方拍打着柔软的翅膀舒缓地飞了三圈，它把道道无形的极其美丽多彩的弧线高高地悬挂在天空。其间朝阳扬起的面孔如同环绕太阳旋转的向日葵，一步不停地尾随着那只奇鸟。朝阳觉得自己与奇鸟在望远镜里首次会晤时感觉不同的是省略了一些惊奇，增加了一点让人好受的眩晕。在奇鸟飞翔震动气流而发出的类似民间音乐的轻微声响中，朝阳发现四周万物竟然渐渐隐退，变得朦朦胧胧，唯有他和那只奇鸟清晰无比地存在着……朝阳在这座小岛上生活了八年，见过各种各样的鸟儿，但唯有这只奇鸟带给他的感觉非同一般，纯属盛况空前。真的像梦一样呢，事后朝阳这样想道。

飞完三圈，奇鸟若无其事地在众人的灼热的目光中身子一跃，开始升高，接着调转方向朝着小岛南部彩云般慢慢悠悠地飘落。奇鸟扇动的翅膀驮着金色的阳光，很容易地便诱使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电视动画片中常有的某个镜头。

目睹奇鸟的渐渐远去，江一诚副教授双手抱拳朝着李站长连连作揖，李站长，千万千万要帮我这个忙，把这只鸟儿捉住。要知道，这可不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鸟。据我所知，目前在我们脚下这颗偌大的地球上，仅有一位鸟类学家捕获过它，另有两位学者幸运地发现过它。这种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啊！……

放心好了，李站长说这只稀罕的鸟儿既然大老远地不辞劳苦越洋过海来到我们岛，按一般规律不会立即就走。我们一定尽全力捉住它，协助您圆满完成考察任务。说着李站长一挥手，全体官兵以军人训练有素的特有敏捷，迅速散开，呈扇形，按照战术动作向奇鸟飞落的地域猛虎一般扑去。

这是一座面积只有 0.1 平方公里远离大陆的小岛，同时又是一座有着极其丰富资源的鸟岛。在小岛身后的大陆，有一座高耸的云台山，早在四五千年前的上古时期，曾因各种鸟禽羽毛斑斓多彩而被称为“羽山”。《禹贡·曾氏注》中说，“羽山之谷，雉具五色”。可见鸟儿之多。众鸟之中，有一种具有特异功能的凶猛的鸢鸟，能够和人的眼睛一样单视；而其他鸟类皆为复视。许是这样一个特点，许是异常凶猛，生活在“羽山”的原始先民们，源于宗教对动物崇拜的意识，奉鸢鸟为祖先，并建立了一个名曰“少昊”的鸟的王国。在这个国度里，官职全用玄鸟、青鸟、丹鸟、睢鸠等鸟名来称呼。如凤鸟管历法，祝鸠为司徒，鸡鸠为司空，睢鸠为司马……族徽也以鸟为图腾。后来据《嘉庆海州志·土贡》转引《旧志》记载，中原周王朝建立，统治势力达到东方，少昊遗国被迫每年向朝

廷供奉长尾彩羽“四万一千一百九十根”……再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海岸线的不断变迁，原先聚集在“羽山”的鸟们渐渐迁至海上的小岛。于是便有了眼下这座拥有各类鸟类二十目、五十科、一百六十八个品种的富有的鸟岛。这样一来，当李站长率领着全岛官兵向南部并不宽敞的地域逼近时，尽管大家小心翼翼，沿途仍然不可避免地惊飞了许多的鸟儿。而这些鸟儿好像特别爱凑热闹，紧紧地跟随在人们的身后，以致使这支捕捉奇鸟的小部队一时竟变得浩浩荡荡起来。

然而好在奇鸟不怎么介意，它静静地伫立在一块礁石上，兴致勃勃地朝着向它包围而来的人和鸟们观望，那样子好像是在观摩一场小型的军事演习。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人与奇鸟之间的距离渐渐在缩小。

不知是奇鸟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还是它胸有成竹临阵不慌，颇有魅力的微笑仍然是它面部唯一的生动表情。它始终保持着原有的姿势站立，一副岿然不动的大家子气。

也许正是奇鸟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气韵，无形之中成为人们逼近时的障碍。在距离奇鸟十多米的地方，朝阳发现大家和他一样，不由自主地驻足不前了。这时候空气越来越显得厚重，闷热轻而易举地制造出旺盛的汗水，在朝阳的后脊梁上痒酥酥地不断滚落。朝阳用手抚了一下怦怦跳动的胸口，然后举臂擦了擦湿漉漉的额头。当然朝阳在做这一切的过程中，目光并没有离开那只奇鸟。他看见奇鸟一直朝他望着，圆圆的黑黑的眸子里映出的那个极小极小的小人

儿，就是他朝阳。他从奇鸟的眼睛里发现了自己。于是朝阳忽发奇想，他想起了此时此刻是否也从他细长细长的眼睛里镜子一般照见它呢？……想到这，朝阳禁不住笑了，笑得很是开心。

其实，人与奇鸟相峙的格局只不过是一瞬之间，紧接着这种状况就被江一诚副教授理所当然地打破了。江副教授率先向奇鸟发出了最后的攻击，接下来李站长不失时机地布下他携带来的那张用破旧渔网改造成的捕鸟器械；几乎与此同时，其他的人纷纷一拥而上……

面对猛烈的攻势，奇鸟万分镇静，甚至笑容格外灿烂。它轻松地拍了拍翅膀，很随意的样子把身子往上提了提，就把自己提出了危险的范围之外。它不慌不忙地起飞，头朝上高高地竖着，如发射的火箭，直入蓝天。奇鸟飞时扬起一阵清爽的风，徐徐扩散开来，在人们的脸上一掠而过。

看着奇鸟在视野中越来越小直至与天空融为一体，江一诚副教授身子瘫软就地坐倒。他用拳头一下比一下沉重地捶打着自己的头颅，口中喃喃地发出唉、唉唉……唉唉、唉……的叹息，那样子使在场的所有人对悲痛欲绝这个成语很容易地就有了无比深刻的体会。

李站长感到十分内疚，好像没有捉住奇鸟是他的严重失职。他不安地搓着两只手，表情沉痛地说，江副教授，不要太难过了。虽然没捉住那只鸟，让它跑了，但跑不远的。在那个方向离我们岛子不很远还有两座小岛，估计奇鸟会落在那里。我马上打电话

给那里驻守的部队，让他们严密注视海空，一旦发现，千方百计把它捉住。

江一诚副教授听了，停止了叹息，那就好，那就好，赶快去打电话！

站在一旁的朝阳，看见江副教授泪水闪烁的眼中泛出了一丝明亮的光泽，他知道哪种色泽的名字叫作希望。

中午，江一诚副教授显然胃口不如往常，他心不在焉地胡乱往肚子里刨了几口饭就放下了筷子。不吃了？李站长问。不吃了。江副教授笑了笑，笑得很是勉强。

自打奇鸟飞离小岛之后，江副教授就守在电话机旁，好像静卧海底连接远处的那两个小岛的电话电缆，成为他身体中极为敏感的一部分神经，稍有一丝一毫的动静，都会在他心海激起风浪。当电话铃沉默的时候，江副教授对语言极其吝啬，轻易不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把自己一张突然变得憔悴的脸隐藏在淡蓝色云雾之中；而这种状况只有在电话铃骤然间响起时，江副教授才像变了个人，他会迫不及待地抓起话筒，动作敏捷得如同年轻人。然对方的通话一旦与奇鸟无关，江副教授立即又恢复到原先那种焦虑不安无精打采的样子。此时此刻时间对江一诚副教授简直成为一种折磨，每一分每一秒似乎都在原有的概念上拉长，长得让他生出许多的恐慌。他下意识地抓了一下头发，然后张开五指，掌上静卧的数根银丝便赫然入目。江副教授心里不由哀叹，如此下去本来就

为数不多的头发，大概硬是要秋风扫落叶变得一览无余了啊……

李站长见江副教授半天下来人就瘦了一圈，心里很是着急，于是李站长在一次定时与那两个岛联络通话之后，安排朝阳去钓几条鱼，打算晚上为江副教授改善一下伙食。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吃好才是。

朝阳是老“海岛”，钓鱼技术炉火纯青，在灯塔站众人之中无与伦比，堪称首席钓手。平时只要谁想吃鱼，包括吃什么样的鱼，只管跟朝阳打个招呼，到时候拎个筐跟在朝阳身后到海边去取就行了。大海是朝阳的鱼类仓库，库门钥匙就是他手中的钓具。

然而这次例外，朝阳足足在海边钓了两个多小时，才好不容易从水中拽上来四五条体型苗条身材娇小的小黄鱼。在整个垂钓过程中，朝阳始终处于烦躁的状态。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天气的闷热。他想要这样透不过气来的日子里，鱼哪有心思迷恋鱼饵呢！但想归想，鱼钓得质差量少毕竟使朝阳不愉快。在近几年朝阳的业余垂钓生涯中，这一次实实在在地疲软了一回。

尽管鱼不肥，烧出来仍然满满一大盆。晚上，李站长从自己床下的某一只箱子里掏出一瓶酒，让朝阳作陪，说是要好好和江副教授干一杯。

在灯塔站，除了朝阳这个军士外，其他都是战士。所以只要有招待任务，站长总是安排朝阳参加。天长日久，朝阳早已把陪酒看成是日常分内工作之一，因此这时他主动地捉起酒瓶用牙咬开瓶上的铁盖，然后轻车熟道地给大家面前的杯中斟满了酒。

江一诚副教授原先不想喝酒的，但挡不住李站长的热情，只好入座。开始江副教授的注意力还在那只奇鸟身上，喝得十分勉强，显然缺乏主动意识。但喝着喝着，状况便得到了明显的改观，看得出喝酒这时候已经成为江副教授的一种需要；江副教授为在此刻能喝上酒而感到由衷地好受。

喝、喝，江一诚副教授端起杯一饮而尽。他看了看李站长和朝阳，怎么没喝光？真正的军人不是。喝、喝了！

看着李站长、朝阳把酒喝完然后将杯子倒过来淌不出一滴液体，江副教授才满意。江副教授说，我们相处十多天了，也就不瞒诸位，我这次是利用假期自费来考察的。说到这里，江副教授看着李站长和朝阳略显惊讶的表情，笑了笑，没办法呀，我今年五十八了，至今还是个副教授。职称评选委员会认为我其他条件都够，就是学术成果上弱一点。怨谁？正当我身强力壮时候赶上了十年动乱，结果大部分时间在农场接受再教育。造反派说研究鸟有什么用，那是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还是喂猪吧，猪是农家宝，革命不可少。这样一来我只好远离了心爱的鸟类……唉、唉唉，那日子过得，真是水深火热一言难尽。江一诚副教授举杯，喝啊喝啊，别停了。

李站长和朝阳说是啊，喝，喝。于是大家一起喝了杯中酒。

江副教授接着说，好不容易熬到动乱结束，才发觉自己一不留神进入了中年。那会儿教学第一线缺人，理所当然我成了中坚。每周课程安排得满满的，仅有的业余时间还得自学。以前自己的一多

半学问都荒废扔在猪圈里了，不学用什么教学生。你们说对吧？对，对。李站长连连点头。结果到评职称了，研究成果一下子重如泰山，江副教授自饮一杯酒，说难道我教了这么多学生不算成果？再说不是我学而无术拿不出成果，你不给我时间和条件，就像鸡蛋不经过孵化能有生命破壳而出吗？荒唐啊，实在是荒唐！

这回是李站长提议喝的。李站长喝罢酒吃了块鱼肉，说江副教授您来对了，我们这儿是鸟岛，随便往哪个旮旯抓一把，带回去研究研究都是成果呢。这倒是。江一诚副教授眼睛红红地说，尤其是那只“金喉潜鸟”，只要抓住它，我回去准能写一部砖头厚的、在学术界有着极其重要影响的专著！李站长，捉鸟的事儿可就拜托给你了。你是知道的，像这样千金难买的机遇，恐怕我这一辈子就这一回了……说完，江副教授端起酒，敬你一杯，没说的，全干了！

接下来江副教授津津有味地说起那只奇鸟来。他滔滔不绝的语言中不时夹杂着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术语和许多在朝阳看来索然无味的理论问题，因此朝阳一点儿兴趣也没有。然出于礼貌，朝阳必须听着，且表现出很认真的样子。不过这对于朝阳来说并不难，作为全神贯注的一名听众只是他的一种装饰。他把自己心安理得地当成摆设后，便如愿以偿地去想另一些事情。

朝阳想回家想得如饥似渴。

其实朝阳探家归来回到小岛没有多少日子。朝阳把一小半心思留在千里之外的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小山村了。他不知道那次离开



家的当天早晨，母亲站在村头那棵千年古银杏树下一直站到多久。母亲在她走后一定流泪了，她肯定是要哭的。他让母亲伤心和失望了，一想到这，朝阳眼里就有湿漉漉的东西要朝外溢，胸中觉得堵得慌。朝阳想，这实在是怨不得他的，他已尽了力。

再过一个月零三天，朝阳实足年龄就满二十七岁了。这种年龄在城市人看来不算什么，未婚的大男大女多的是。但搁在朝阳的家乡，却稀罕得让人唾沫星子溅脊梁骨了。更糟糕的是朝阳属家中长子，按当地风俗，老大不结婚，老二的媳妇就不能过门。朝阳参军前无恋爱史，远远不如他弟弟在这方面的能力强。他弟弟十七岁就谈恋爱，经过几年来锲而不舍的甜蜜努力，两人早就憋着一股子劲，忍受着青春之火的煎熬，眼巴巴地等待着朝阳在洞房花烛夜为他们带来翻身和解放。朝阳十分理解弟弟的心情，他很想在一年年一度的探亲假中对自己的婚事来个开门见山速战速决，然每每力所不能及。有时候朝阳只好请假，以便创造更多的机会。说心里话，朝阳想回家，但真的要走了，他又怕；怕见到弟弟和未来的弟媳在他离开家时那种刻骨铭心的失望的目光。

在朝阳刚当兵的那两年，家乡穷，穿军装的人很是吃香，别说相亲，只要你往那里一站，姑娘们的目光直朝你身上粘，甚至你想躲都躲不掉。后来似乎是一夜之间，乡风变了，军人是最可敬的人而并非是最可爱的人，朝阳的婚事便一下子成了老大难，尤其是朝阳当上专业军士，这就意味着他在小岛上厮守的日子将会更长，如此一来，朝阳本来就十分困难的“个人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了。

那次探亲前，母亲来信说托人艰苦卓绝好不容易为朝阳找了个女子，让他速回相亲。母亲还告诉朝阳，他弟弟忍不住在未过门的媳妇肚子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已三个月有余，要再过一些日子人前就走不出去了。虽然母亲信中没多说什么，但朝阳已明确不误地意识到那次探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于是朝阳马不停蹄地朝家赶。然而尽管朝阳争分夺秒，回到家还是晚了，那女子就在他进入家门水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口的时候托人捎信来，把相亲的事给回了。当时朝阳的母亲忍不住哭了，朝阳的弟弟抓起门后的镢头嚷着这不是耍人嘛，要去找人家论长道短。是朝阳把弟弟劝住了，朝阳说你要这样找人家，今后还有哪个女子敢上门来？朝阳的弟弟愣了愣，扔掉镢头，钻进屋里横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一直睡到了天黑……

前些天朝阳接到家信，说是又给找了一个女子，这回牢靠，再不会出现像上回那样伤天害理的事了。朝阳心里的烦躁便如同施足超级营养素的藤类植物，一个劲儿疯长。他发狠，这回无论如何得把事情了结了，否则拖下去自己非疯了不可。于是朝阳向李站长请假要求回家。李站长说我向上面请示看看吧，你从家里回来不久，不知能不能批呢。

眼下朝阳一边扮演着江一诚副教授的忠实听众的角色，一边不由自主地想着自己的心思。当江副教授和李站长举杯的时候，朝阳也不失时机地紧密配合，把酒往肚子里吞咽。以至朝阳喝了多少酒，他一点数都没有，只是感到头有些晕，沉甸甸的……

当晚李站长、朝阳和江副教授喝光了一瓶白酒，而盆里的鱼却